

对纳粹屠犹的否认

——论战后反犹主义

徐新¹

对纳粹屠犹罪行的否认是第二次大战结束以来反犹主义在世界范围存在的最主要表现形式，是战后反犹主义最典型的表现之一，其要害如其说是为纳粹罪行翻案，不如说是为了诋毁现代犹太人国家出现的合法性，以一种新的方式诋毁和攻击犹太人，是历史反犹主义在当代的一种延续。因此，揭露和抗击对纳粹屠犹罪行的否认成为战后揭露和抗击反犹主义的重要方面。本文拟通过对纳粹屠犹罪行否认行径的出现、发展和实质的剖析，提高人们对其反犹性的认识，从而进一步认识在当代抵制和揭露反犹主义的重要性。

战后反犹主义最广泛的表现之一是对纳粹屠犹罪行的否认，其要害是为了诋毁现代犹太人国家出现的合法性，以一种新的方式诋毁和攻击犹太人。

众所周知，1947年联合国之所以会以超过三分之二的绝对多数通过“分治决议”提案，确认犹太民族有像其他民族一样建立自己国家的权利，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没有国家的犹太人在二次大战中的悲惨遭遇，特别是600万犹太人遭到纳粹德国灭绝性屠杀的事实。如果能够否定纳粹屠犹罪行的存在，或者弱化屠杀行径、规模，不仅可以为希特勒迫害屠杀犹太人的暴行翻案，洗刷纳粹的罪行，而且还可以否定联合国“分治决议”的合法性，减轻欧洲社会因长期歧视、迫害犹太人的历史负罪感。难怪，现代反犹主义者动用一切手段，否定大屠杀的存在，宣称纳粹屠犹是犹太人编造出的“神话”，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并没有发生大规模屠杀犹太人的事件，希特勒并无“最后解决”方案，600万犹太人遭屠杀完全是犹太人炮制出来的谎言，是出于博取世人同情的需要。

在过去的20多年，这种否认言行不断甚嚣尘上。种种事实表明，否认派的目的是试图通过否定大屠杀来实现反以和反犹的双重目的。鉴于，对大屠杀的否认是对历史的最大歪曲，是第二次大战结束以来反犹主义在世界范围存在的最主要表现形式，同时也是历史反犹主义在当代的一种延续，有必要展开对它的讨论。

¹徐新，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讲座教授，南京大学格来泽犹太和以色列研究所所长。

一否认的实质

否认纳粹屠犹思潮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是反犹主义在战后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它首先出现在西方社会，由西欧反犹主义者所始创和散布，继而传播到伊斯兰世界。在阿以关系恶化后被广泛利用，成为攻击以色列和犹太人的一个有力手段和工具。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犹太教和基督教关系在战后得到了很大改善，但各种反犹思想和言行并未彻底消失。由于犹太人曾广泛分布在欧洲各个国家，因此反犹除表现在言语的攻击上，还不时表现在对犹太会堂的破坏，对犹太公墓的亵渎，以及对犹太人进行身体的伤害上。当前伊斯兰各国由于已经少有犹太人生活在其中，因此否认大屠杀在伊斯兰国家主要就是就是通过言论攻击的方式来达到反犹、反以的目的。

大屠杀否认派在否认时采取的是这样一些策略：很少说自己一方确定性的东西，而是攻击对手的薄弱点或错误；试图找出学者或历史学家的一些错误，并通过对这些错误无限夸大，达到推翻学者的所有结论和推断；通常断章取义引用重要人物的话支撑自己的立场；有意将具体问题的争论转入到对整个大领域的真实性争论中；往往故意专注于历史事件的未知方面而忽视已知方面，别有用心地选择那些适合自己需要的数据，忽视那些对自己不利的数据。²在修正主义、重构主义学术思潮的推动下，利用网络、无线电等高科技，利用学术机构和学术刊物，否认派巧妙地采取了诸如相对化和倒置等否认手段，并利用社会上反犹主义的余音和言论自由的旗帜将否认大屠杀的声音传递给了人们，并造成一定的影响。

否认大屠杀是一种典型的反犹主义行径，不仅是对几百万犹太亡灵及其他死难者的亵渎，更是对人类尊严和文明的践踏。因为大屠杀本身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它涉及到生命尊严、民族荣辱、道德价值、社会机制，对其否认所带来的影响不可估量。

二最初的出现

否认大屠杀首先出现在具有自由主义传统的法国和孤立主义传统的美国。法国的莫里斯·巴代什、美国的哈利·巴恩斯都可以说是否认大屠杀的始作俑者。但当今，否认大屠杀最强有力、散布最广的形式毋庸置疑是在中东。阿拉伯和穆

²Michael Shermer& Alex Grobman, *Denying History: Who Says the Holocaust Never Happened and Why Do They Say I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p.103.

斯林社会的极端势力仇视犹太人，将欧洲反犹主义（包括否认大屠杀）的一些标志和表现糅合在一起，作为他们反以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近些年这已经变成了穆斯林阿拉伯反犹主义的中心政纲之一。”³对否认大屠杀的言论，在阿拉伯世界存在两种声音，第一种是试图否认或弱化大屠杀。第二种则试图为摆在他们面前的悲剧寻找一种更宽广的前景，调节阿拉伯人和大屠杀历史的关系，朝着和解和理解的方向努力。这主要在知识分子间产生。

法国早期大屠杀否认派莫里斯·巴代什（Maurice Bardeche）是著名的法西斯主义者。他在《什么是法西斯主义？》（*What is Fascism?*）一文中开篇就毫不掩饰地宣称：“我是个法西斯主义作家。”他的目标几乎成为当代否认派的信条：“我不是在为德国辩护，我在为真理辩护……我知道一个谎言已经出现，我知道存在着一个对事实的系统歪曲……我们一直生活在谬误中，谬误俘虏了想象。”⁴他是第一个声称集中营的毒气室不是用来灭绝犹太人，而是用来阻止疾病传染的人。⁵

50-60年代否认大屠杀立场在美国备受欢迎，尤其是在那些与反犹主义和极端主义组织有联系的人中。他们对大屠杀的否认是由其反犹主义推动的。不过，一直到70年代初，美国的纳粹屠犹否认派还主要是那些边缘人群、反犹主义者、极端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⁶巴恩斯是个孤立主义者，他以在著作中粉饰德国在一战中的作用而出名，是美国修正主义派和大屠杀否认派两者之间最直接的纽带。他的许多文章和书籍，尤其是关于西方文明的著作在60年代曾被定为教材在一些著名大学包括哈佛和哥伦比亚大学使用。⁷1966年巴恩斯出版了《修正主义：通向和平的钥匙》（*Revisionism: A Key to Peace*）。在该书中他这样说：“很容易证明盟军在同一时期制造的灾难更多，所采用的方法也比所谓的毒气室灭绝更残忍和痛苦。”⁸

60年代末，巴恩斯等人过世，位置由一些新人取代。大卫·霍根（David Hoggan）的《600万人的神话》⁹、理查德·哈伍德（Richard E. Harwood）的《六百万人

³ Robert Solomon Wistrich, “Lying about the Holocaust”, see *The Destruction of History: Holocaust Denial and Antisemitism*, The Vidal Sasso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Antisemitism, Hebrew University of Jerusalem, 2009, p.17.

⁴ Deborah E. Lipstadt, *Denying the Holocaust: the Growing Assault on Truth and Memory*, New York : Free Press, 1993, p.51.

⁵ Deborah E. Lipstadt, *Denying the Holocaust: the Growing Assault on Truth and Memory*, New York : Free Press, 1993, p.50.

⁶ Deborah E. Lipstadt, *Denying the Holocaust: the Growing Assault on Truth and Memory*, New York : Free Press, 1993, p.65.

⁷ Deborah E. Lipstadt, *Denying the Holocaust: the Growing Assault on Truth and Memory*, New York : Free Press, 1993, p.67.

⁸ Kenneth S. Stern, *Holocaust Denial*, the 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 New York, 1993, p.7.

⁹ David Hoggan, *The Myth of the Six Million*, Noontide Press. see, Stern, *Holocaust denial*, p.155, Note 13.

真的死了吗?》¹⁰、奥斯汀·爱普(Austin J. App)的《600万人的骗局》¹¹都是对纳粹大屠杀中犹太死亡人数进行质疑的著作。

70年代末期,美国西北大学阿瑟·布茨教授以一本《20世纪的谎言》打破了这种局面。该书写作从形式到内容俨然一个正规的学术著作,对大量的历史细节都有新颖的解释,扭转了多年以来否认大屠杀事业稗官野史的地位,使之以学术的身份堂而皇之地走进了大众视野,成为否认纳粹屠犹现象的转折点。之后美国首要反犹人士威利斯·卡托(Willis Carto)、法国的罗伯特·福里松(Robert Faurisson)教授,英国的大卫·欧文成了这一行列的新秀,他们将否认纳粹屠犹披上了学术的外衣,在世界范围内运用各种媒体散布否认纳粹屠犹的言论。

学者麦考登这样说:“每一年一个外国政府都要从你和美国其他纳税者手中偷走几百万美元。这个贼就是腐败的、破产的以色列政府及其大批拿着或不拿工资的(以色列)在美国的代理人,尤其是在华盛顿的代理人。这个贼主要是通过巧妙利用所有历史上最大的谎言——‘纳粹屠犹’的谎言,来作恶的。”¹²在将否认大屠杀学术化的同时,否认派也将目光对准了大学校园,因为“大学生未来一代离纳粹屠犹时代已经很遥远,他们与幸存者也没有直接接触。否认派认为时间站在自己一边,幸存者过世,大屠杀记忆逐渐淡出记忆后,否认派就可以以另外一种观点解释该事件,这也很符合学术传统中的历史修正主义”。¹³否认大屠杀以学术的面目出现促进了其在大学校园的传播,而这种传播又与所谓的“学术自由”有一定关系。

三否认派的新手法

将纳粹的历史置于一种正面状态,试图使罪恶相对化,也就是“德国人在二战中做过一些坏事是肯定的,但是其他人也做过。纳粹屠犹的故事是最初是由盟军编造出来丑化德军的,犹太人散播了这个神话。它是犹太人巨大阴谋——在巴勒斯坦创建一个犹太家园——的一部分。”他们将以色列和纳粹进行比较,将以色列对待巴勒斯坦人和纳粹对待犹太人进行比较,认为以色列和犹太人对待巴勒斯坦人的做法至少和纳粹对待犹太人的做法一样坏,巴勒斯坦人的苦难要比犹太人遭受的苦难更多。这在阿拉伯世界比较常见。否认派还将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压迫、将大西洋奴隶贸易、殖民主义在西方的掠夺等和纳粹屠犹进行比较,认为这些行为并不比纳粹好多少,从而使纳粹屠犹相对化和中庸化。

¹⁰ Richard Harwood, *Did Six Million Really Die?*, Aaargh Editions on Internet, 2005.

¹¹ Austin J. App, *The Six Million Swindle*, Boniface Press, 1973; Aaargh Internet 2009.

¹² *IHR Newsletter*, Feb. 15, 1981, p.3. see, Deborah E. Lipstadt, *Denying the Holocaust: the Growing Assault on Truth and Memory*, New York: Free Press, 1993, p.143.

¹³ Jack Fischel: 'The New Anti-Semitic Axis: Holocaust Denial, Black Nationalism, and the Crisis on Our College Campuses', *Virginia Quarterly Review*, 71:2 (1995:Spring), p.219.

除了以色列外，否认派将盟军置于作恶者的位置，称他们应为集中营的死者负责。美国大屠杀否认派巴恩斯这样说：“（人们）未能指出盟军的各种暴行要比那些针对德国人的最极端的指控更残忍，更痛苦，更大，更多。”¹⁴他一再说盟军的暴行超过了德国人，包括轰炸汉堡、东京、德累斯顿，及战后驱逐苏台德的德国人，其中“至少有 400 万人在此期间因屠杀、饥饿和疾病而死”他还将这次人口转移描述为对战败德国人的“最后解决”。¹⁵否认派认为，各种营地的恶劣条件都是由于盟军毁坏了德国民用通讯、交通及供给体系造成的。盟军在战争后期对德国民用基础设施的大量毁坏阻挠了德国人对集中营囚犯的食物供给，这就是为什么集中营被打开后幸存者都处于极度瘦弱状态的原因。转而将盟军归为作恶者，为德国出现的多数苦难负责。¹⁶

否认派还称纳粹对犹太人的所作所为与其他国家对他们所认定敌人的所作所为没什么差别。例如，欧文指出，美国政府用原子武器摧毁了两个日本城市及市民，这是历史上唯一一个有此举动的政府。而且，马克·韦伯（Mark Weber）指出，美国将日籍美国人囚禁于集中营中，这与德国将他们认定的内部敌人——犹太人集中起来是一样的。¹⁷

否认派还不忘将因盟军之故而死亡的人置于受害者的位置，倡导对他们进行纪念，以这种方式谴责盟军在战争中的杀戮行为，从而弱化德军的犯罪行为。他们认为，如果基于谁是受害者进行评论的话，那么历史上还有很多种族灭绝事件，犹太人不能在受苦上面搞垄断。针对盟军攻打德累斯顿的事实，卡托的自由大厅的周报《聚光灯》这样写道：“是该谈谈在德国德累斯顿建立纪念碑的事了，以纪念二战最后几天内被皇家空军及美国地毯式轰炸袭击无设防城市而遇害的千上万的平民。”¹⁸1962年在《冲破历史的封锁》（*Blasting the Historical Blackout*）的小册子中哈里·巴恩斯说到，二战后被从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赶出来的德国人遭受着一种命运，这种命运“很明显比那些据说被纳粹大量杀害的犹太人的命运更可怕，持续的更久。”¹⁹

除了相对化外，否认派还利用反犹太主义的遗风，反咬一口，将罪恶追加到犹太人身上。否认派称犹太人有一个统治世界的阴谋理论，他们控制了媒体，制造

¹⁴Deborah E. Lipstadt, *Denying the Holocaust: the Growing Assault on Truth and Memory*, New York : Free Press, 1993, p. 74.

¹⁵Deborah E. Lipstadt, *Denying the Holocaust: the Growing Assault on Truth and Memory*, New York : Free Press, 1993, p.76.

¹⁶Deborah E. Lipstadt, *Denying the Holocaust: the Growing Assault on Truth and Memory*, New York : Free Press, 1993, p.113.

¹⁷Michael Shermer& Alex Grobman, *Denying History: Who Says the Holocaust Never Happened and Why Do They Say It?*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0, p.104.

¹⁸ “Britain Honors Genocidal Bomber”, *Spotlight*, June 15, 1992, see, Kenneth S.Stern, *Holocaust Denial*, the 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 New York, 1993, p.27.

¹⁹Kenneth S.Stern, *Holocaust Denial*, the 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 New York, 1993, p.6.

了大屠杀的骗局。爱普是将这一论断作为其中心论题的人。他坚持认为战后苏联和美军对德国人民犯下的暴行是犹太人影响的结果，声称犹太人事实上控制着盟军的政策，因此应该为盟军的行动负责。他指名道姓地说有两个犹太人要为盟军和苏联暴行负责：美国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及苏联反法西斯委员会成员伊利亚·爱伦堡（Ilya Ehrenburg）。爱普说，爱伦堡鼓吹苏联士兵应对德国人进行包括强奸在内的报复。他声称摩根索不仅贿赂丘吉尔对德国战犯采取强暴措施，煽动盟军采用饿死、虐待等手段，导致几百万德国战俘死亡。这很明显就是一个犹太人的阴谋，因为“平均??来说，基督徒最坏也不会像共产主义者和犹太人那样野蛮。”²⁰对于爱普来说，盟军的策略和犹太人的目标是合二为一的：盟军政策从最坏方面来讲，就是犹太政策。²¹

布茨也认为犹太人控制了媒体，散布了大屠杀的神话，但同时又利用媒体在战时并没有强调突出对犹太人的灭绝这一新闻来证明大屠杀是不存在的。²²这其实是个矛盾，如果犹太人在战后对媒体控制真有那么严密的话，那么为什么在战中却无所作为，不大肆宣传报道大屠杀的消息呢？布茨认为犹太人制造这个骗局是为了将“犹太复国主义目标”走的更远。²³他认为制造骗局的关键一环就是伪造大量的文献，这是由盟军政府谋划的。但是他忽略了一个问题，既然那些宣传家有能力成功地伪造出如此数量众多的文件，那么他们为什么不造出一张纸以否认派确信有一个“最后解决”事宜，也就是希特勒的授权消灭犹太人的命令？

24

否认派称犹太人不是受害者，而是虐待别人的人。他们“盗取”了上亿的赔款，以散播大屠杀神话的方式去破坏德国的好名声，想得到国际上的同情，而他们已经如愿以偿了。他们利用世界的同情来取代另一个民族，以此建立了以色列国。²⁵否认派还说纳粹的很多政策，包括迫害犹太人，都是面对外来威胁所进行的防御性措施，是为了巩固政权，铲除异己，是正确合理的，与其他国家以前所做的并无二致。例如理查德·哈伍德就将纳粹反犹主义解释为德国面对“国际犹太人”攻击的合理反应。他声称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魏兹曼在1939年声明，“大战爆发之际犹太人应当和大不列颠一起，站在民主国家一边进行战斗”就是犹太

²⁰Austin App, *A Straight Look at the Third Reich: Hitler and National Socialism, How Right? How Wrong?* Tacoma Park, Md. 1974, pp.28-29. see Deborah E. Lipstadt, *Denying the Holocaust: the Growing Assault on Truth and Memory*, New York : Free Press, 1993, p.97.

²¹Deborah E. Lipstadt, *Denying the Holocaust: the Growing Assault on Truth and Memory*, New York : Free Press, 1993, p.98.

²²Arthur R. Butz, *Hoax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A.R. Butz, England, 1976, p.87.

²³Arthur R. Butz, *Hoax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A.R. Butz, England, 1976, p.87.

²⁴Deborah E. Lipstadt, *Denying the Holocaust: the Growing Assault on Truth and Memory*, New York : Free Press, 1993, pp.127-128.

²⁵Jack Fischel: 'The New Anti-Semitic Axis: Holocaust Denial, Black Nationalism, and the Crisis on Our College Campuses', *Virginia Quarterly Review*, 71:2 (1995:Spring), p.218.

人向纳粹德国宣战的宣言，进而转化为对德国安全的威胁。²⁶

四在中东

否认大屠杀在中东地区弥漫是个相对新的现象。纳粹暴行之后的几十年内，中东地区都承认大屠杀发生过，但是却认为那不能构成以色列成立的正当理由。然而，最近 20 余年，由于反以气氛越来越浓烈，这种观点已经逐渐发生了变化。1990 年 7 月，隶属巴勒斯坦民族解放组织的巴勒斯坦红新月（Palestinian Red Crescent）在其杂志 *Balsam* 上刊文，称犹太人编造了“毒气室的谎言”。慢慢地，整个 90 年代，否认大屠杀在中东比较受欢迎的媒体中变得日益常见。在中东地区，否认或弱化大屠杀的倾向有的是在反犹攻击中出现，有的则是对以色列在战争中蔑视人权所做的反应。

阿拉伯世界刊登过否认大屠杀报道的媒体很多。1998 年《巴勒斯坦日报》（*Al-Hayat Al-Jadida*）刊登了 Seif Ali Al-JarwanJ 的文章《犹太人控制了世界媒体》（*Jewish Control of the World Media*）。该文称犹太人操纵世界媒体编造了希特勒将他们活活杀死在毒气室的可怕故事，而真相则是“这种迫害是犹太人恶意杜撰出来”，“是为了唤起同情”。²⁷2000 年叙利亚官方英文日报《叙利亚时报》（*Syrian Times*）登了一篇文章《大屠杀!!!？又来了!》（*Holocaust!!!??Again!*）文章称，“焚烧尸体是防止流行病深度蔓延的最好方式。”在谈到毒气室时，作者称：“没人怀疑它们存在于集中营，但是它们被用作杀人是极其可疑的。很明显，这些毒气室只被用来净化……衣服和个人用品都被放进去消毒”。²⁸

阿拉伯媒体在进行否认大屠杀宣传的同时还对希特勒进行了美化，有的甚至对希特勒迫害犹太人力度不够进行抱怨。2001 年一家受埃及政府赞助的刊物竟在一专栏中发表作家 Ahmad Ragab 的一番反犹言论：“要感谢希特勒，愿人们能够记住他。他代巴勒斯坦人提前报复了地球上最卑鄙无耻的罪犯。不过，我们确实对他有还有些抱怨，因为他对犹太人的报复还做得不够。”²⁹

中东地区最著名的否认派无疑是伊朗前总统内贾德。2006 年 12 月内贾德在德黑兰举行召开了一个“回顾全球视野中的纳粹屠犹国际会议”（*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to Review the Global Vision of the Holocaust*），来自全球 30 个国家的 60 多个人参加了会议。与会者囊括了世界各地臭名昭著的大屠杀否认派，包括罗伯特·福里松、大卫·杜克等。会议议题包括讨论纳粹屠犹是否发生过，纳粹

²⁶Richard Harwood, *Did Six Million Really Die?*, Aaargh Editions on Internet, 2005, p.4,

²⁷Stephen Wicken, 'Views of the Holocaust in Arab Media and Public Discourse', *Yal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Winter/Spring 2006, p.104.

²⁸Stephen Wicken, 'Views of the Holocaust in Arab Media and Public Discourse', *Yal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Winter/Spring 2006, p.106.

²⁹Stephen Wicken, 'Views of the Holocaust in Arab Media and Public Discourse', *Yal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Winter/Spring 2006, p.106.

一犹太复国主义通敌，以及所谓的“大屠杀工业”。会议最主要的成果是建立了“纳粹屠犹研究世界基金会”（World Foundation for Holocaust Studies）。基金会由来自西方国家的五个否认派组成委员会进行管理，伊朗官员穆罕默德·阿里·拉明（Mohammad Ali Ramin）被任命为基金会秘书长。拉明不仅是大屠杀否认派，还声称艾滋病、萨斯病毒、禽流感都和纳粹屠犹有关联。³⁰该基金会的计划包括举办另一个会议，制造并散布否认大屠杀的宣传等。这些活动都暗中得到伊朗政府的资助。2007年内贾德重申了其2006年的观点，即纳粹屠犹是一个“神话”，西方政府“处在犹太复国主义魔爪的掌控之下”，建议将以色列犹太人全体驱逐到加拿大和阿拉斯加。³¹

对于内贾德否认大屠杀的言论，沙特阿拉伯教授阿卜杜拉·穆罕默德·辛迪（Abdullah Muhammad Sindi）在接受伊朗新闻社采访时说：“我完全赞同（伊朗）”总统内贾德的话。没有‘纳粹屠犹’这回事。所谓的‘纳粹屠犹’只不过是犹太人/犹太复国主义宣传罢了。没有任何什么证据证明哪个活着的犹太人曾在二战期间在纳粹德国或德占区内被毒气杀害或遭焚尸。纳粹屠犹宣传是由具有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犹太人发起，是为了在二战之后为建立以色列国赚取广泛同情。”³²

在阿拉伯世界，否认大屠杀行径很大程度上与政治联系在一起，将反犹与反以色列、反犹太复国主义联系在了一起。他们指责犹太人关于纳粹屠犹的宣传实际上是一个阴谋，是牺牲他国或他人的利益来实现以色列的利益。这样，否认纳粹屠犹就成为反以的关键内容，成为新纳粹和大屠杀否认派长期以来进行活动的基础。

上面提及的2006年12月由伊朗召开的全球大屠杀否认派大会。该会议的历史重要性在于它的政治意义。会议是由伊朗外交部发起组织的，是世界上首次一个重要大国将否认纳粹屠犹作为其外交事务的核心。负责筹备这次会议的穆罕默德·阿里·拉明是内贾德最亲密的顾问之一。他将这次“在德黑兰召开的第二次历史性会议”与二战时1943年盟军领导人在德黑兰举行的峰会相提并论，称该会议将像上次一样，“改变世界”。³³

如希特勒一样，内贾德为了兜售其反犹反以立场，先将犹太人和以色列国妖魔化。为此，伊朗国家控制的电视台制作了一系列旨在妖魔化犹太人的电视节目，

³⁰[6] MEMRI Special Dispatch Series 1186, "Iranian Presidential Advisor Mohammad Ali Ramin: 'The Resolution of the Holocaust Issue Will End in the Destruction of Israel,'" 15 June 2006.

³¹ ([5] "The Holocaust an 'Infallible Fabrication' of the West-Iran President," BBC Monitoring, 5 October 2007, transcribed and translated from a speech broadcast on Voice of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see Dave Rich, "Holocaust Denial as an Anti-Zionist and Anti-Imperialist Tool for the European Far Left", January 2008, No. 65.

³²Saudi professor Dr. Abdullah Muhammad Sindi, interview with the *Iranian Mehr News Agency*, December 26, 2005. (US 国务院, p.24)

³³ Matthias, Kuntzel, *Unholy Hatred: Holocaust Denial and Antisemitism in Iran*, Jerusalem: Vidal Sasso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Antisemitism, Hebrew University, 2007, pp.1-2.

包括经典的血祭诽谤，将犹太人描述成用非犹太儿童的血烘制逾越节的无酵饼，诱拐非犹太儿童以摘取他们身上的器官。犹太人还被丑化为非人，被画成猪或猿。在此，人们不难看出在否认大屠杀、丑化犹太人、消灭以色列之间存在着一脉相承的关系。2005年12月23日，在伊朗召开的“没有犹太复国主义的世界”(World Without Zionism)大会上，当有人问起一个没有美国和犹太复国主义的世界是否可能来到时，内贾德回答说：“你应该知道这个口号和目标是可以达到的，一定能实现。”³⁴伊朗电视频道甚至将一长串“罪行”(基本上是20世纪所有主要历史事件和灾难)都归罪到一个秘密犹太世界政府头上。这些罪行包括：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帮助希特勒毁灭欧洲犹太人、沉没前往美国的犹太难民船、谋杀试图返回欧洲的犹太移民。³⁵其荒诞性自不待言。

正因如此，有学者这样指出：“否认大屠杀是一个运动，该运动试图改变我们对历史事实的理解，重新塑造历史内容以迎合政治上的需要。”³⁶

五对否认大屠杀的抗击——欧文案

既然否认大屠杀的目的是如此险恶、肮脏，揭露和抗击否认大屠杀的人和言行就变得十分必要和重要。美国埃默里大学犹太学教授狄波拉·利普斯塔特(Deborah E. Lipstadt)就是这样一位揭露和抗击否认大屠杀的人和言行的学者。她于1993年出版了第一本全面研究否认纳粹屠犹运动的书《否认纳粹屠犹：对真理和记忆的持续凌辱》，由英国企鹅出版社出版。在书中，利普斯塔特称欧文是否认大屠杀最危险的代言人之一。书中有这样一段对他的描述：

欧文是否认大屠杀最危险的代言人之一。他熟知历史证据，将之歪曲直到与其思想认知和政治目的相符合。这个人确信英国决定与德国交战加速了其最大的衰落因。他最擅长将准确的加以信息加以塑造，以证明其结论。《纽约书评》对其最近刚出《丘吉尔的战争》一书的评论就准确分析了他在使用证据时双重标准的做法。当要证明德国有罪时，他要求“绝对的文献证据”，但是，他却高度倚仗有充分细节却无法证明的证据来谴责盟军。这不仅是对欧文所用策略的精确描述，同时也是对整个否认派的描述。³⁷

在书中，利普斯塔特指出欧文误引误用统计数字，将原来可信的、正确的结论推翻得出错误结论，以此来美化希特勒和否认大屠杀的存在。

³⁴Yigal Carmon, 'The Role of Holocaust Denial in the Ideology and Strategy of the Iranian Regime', the Middle East Media Research Institute(MEMRI), p.2.

³⁵Stephen Wicken, 'Views of the Holocaust in Arab Media and Public Discourse', *Yal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Winter/Spring 2006, pp.107-108.

³⁶Dan Yurman, "The News Media & Holocaust Denial, A Case in Point: Irving v. Lipstadt," *Idea: A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Vol.5, no. 1, 2000, p.1.

³⁷Deborah E. Lipstadt, *Denying the Holocaust: the Growing Assault on Truth and Memory*, New York : Free Press, 1993, p. 181

两年后欧文一纸诉状将利普斯塔特（以及出版其书的企鹅出版公司）告上了法庭。欧文认为，他作为追寻真理的历史学家的名望比任何其他事情都重要，利普斯塔特的书是对他作为严肃历史学家正直性的一种重大攻击。称利普斯塔特的书《否认大屠杀》是他最先要抵制的。他例举了其中主要 5 页诽谤自己的内容，声称作者损害了他作为一名历史学家的合法性。利普斯塔特及企鹅出版社决定应诉。该案也旋即成为轰动世界的大案。

作为一个大屠杀否认派的欧文之所以敢高调控告利普斯塔特及企鹅出版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英国诽谤法的特殊性。众所周知，英国诽谤法对个人名誉进行严格保护，不管是公众人物还是普通个人，并且将查找证据的责任落在了被告而不是原告身上。

欧文控告案轰动世界还有其他因素。首先，与欧文本人有很大关系。在此之前欧文是讲述现代德国历史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研究 30 多本书的作者，其中最著名的是《德累斯顿的毁灭》（*The Destruction of Dresden*），《戈贝尔——第三帝国的操纵者》（*Goebbels——Mastermind of the Third Reich*），以及《戈林传记》（*Goering——A Biography*），以及备受争议的《希特勒的战争》（*Hitler's War*）。他还撰写了《德国原子弹》（*The German Atomic Bomb*），《丘吉尔的战争》（*Churchill's War*）等等著作。这些著作观点新颖、解释独到，吸引了众多的读者。许多书都是由著名出版社出版，附有很多赞赏有加的评论。这些著作在为欧文赢得名誉的同时，也为他赚得了大量财富。“作为这么多历史著作的作者，欧文可以说是否认派中从历史角度来看最老练的人。”³⁸利普斯塔特也这样认为。“他是最危险的否认派，因为和其他否认派只是以否认大屠杀闻名不同，欧文是众多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第三帝国书籍的作者，其中一些还颇受尊重。事实上所有对二战历史痴迷的人都知道他的名字，即使他们发现他的著作有那么一点对第三帝国过于同情。他的书还被一些重要期刊做过评论，因此，他的否认活动要比其他否认派获得的关注更多。”³⁹

不过，经过 5 年漫长时间的审理，由于真理站在被告的一边，利普斯塔特及企鹅出版社在全世界犹太人和机构的大力协助下，在众多有良心学者的支持和帮助下，最终赢得了官司。而欧文作为大屠杀否认派则身败名裂。这是揭露和抗击

³⁸Michael Shermer & Alex Grobman, *Denying History: Who Says the Holocaust Never Happened and Why Do They Say I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p. 49.

³⁹Deborah E. Lipstadt, *History on Trial, My Day in Court with David Irving*, An Imprint of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2005, p. xviii.

否认大屠杀斗争最伟大的一场胜利。

六余论

反犹主义在世界上一直是一种根深蒂固思想和行为，尽管随着解放运动、社会现代化、宗教的世俗化的发展，反犹主义已经被当做社会的诟病遭到谴责和抛弃，但反犹主义的幽灵却并没有魂飞魄散，而是仍旧在世界上游荡，一遇机会就很可能出来兴风作浪，煽动仇恨。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否认大屠杀的行径在某种程度就是反犹主义在当代社会一种典型表现。而对犹太人的不实指控和攻击，无论是中世纪还是现代社会都直接影响到人们的判断。

德国神父马丁·尼莫拉曾经就对待迫害事件说过这样一番话：“在德国，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因此，揭露和抗击否认大屠杀的意义十分重大，有助于世人认识和抗击对一个民族的迫害。美国国务院设立的“监督和抗击反犹主义特使办公室”在一份报告中这样呼吁：“历史表明，哪里的反犹主义未受到遏制，哪里就有对他人的迫害或者迫害已近在咫尺。抗击反犹主义必定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业，这个事业不单单针对犹太人，而是针对所有珍视人道和公义、想要生活在一个更加宽容、更加和平世界里的人们。我们必须团结起来，继续我们监督和抗击所有形式的反犹主义的努力，不管它在何时何地出现。”

在与否定纳粹屠犹行径的斗争中，欧洲若干国家和政府，如英国、奥地利等，已经将此列入法律范畴，将任何否认纳粹屠犹的言论和行为视为犯罪，当事人要接受法律制裁。2005年11月1日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第60/7号决议），毫无保留地谴责任何否认纳粹屠犹的行为，强调否认纳粹屠犹事件——历史上最悲惨的道德灾难之一——“等于同意所有形式的种族灭绝”，并确定1月27日为每年的国际纪念日，以纪念纳粹屠犹的受害者。这无疑国际社会对纳粹屠犹否认行径最好的回应和反击。

